



毕竟，我们所处的不是烽火连天、山河蒙尘的征战年代，而是轻歌曼舞、花好月圆的和平岁月。较之“挑灯看剑”，较之“吴钩看了”，我们注定更要看男女之间琐碎的情感涟漪。

【窥海斋】

村上春树“遭遇”辛弃疾

□林少华

看这标题，任凭谁都要诧异吧？以为我哗众取宠。然而，这的确是我前不久的一次实际经历、一次切身感受。

说起来，我这人有些厚古薄今。较之今人，很多时候，我更愿意把自己心底的敬意留给古人。比如外出讲学，每到一地，但凡可能，我必去当地古贤那里参观学习。成都，杜甫草堂；杭州，岳飞庙；济南，稼轩祠。不过说实话，与其说是为了向他们表达敬意，莫如说是为了给自己打气。琐碎的日常生活，平凡的校园晨昏，细腻的日本文学——生息其间，每每觉得自己身上少了男人气，少了英雄气，少了浩然气，而正在沦为一个蝇营狗苟、叽叽歪歪、凄凄惶惶的小男人，故而急需去古贤面前接受熏陶，打打气，提提神，充充电。

济南的稼轩祠（辛弃疾纪念馆）是前不久去的。第一天晚上在山东大学发表了一场演讲。翌日应齐鲁晚报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之邀，预定在品聚书吧讲村上文学，重点讲我参与翻译的村上最新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活动主题为“《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新书分享会”。下午两点活动开始，上午难得地空了出来。机不可失，一大早就跑去大明湖找稼轩祠。初夏清晨的大明湖到底让人心旷神怡，花红柳绿，云淡风轻，湖光潋滟，鸟鸣啾啾。头天演讲夜归的困倦，连日奔波的疲劳，就像阳光下的冰淇淋一样悄悄融入花丛，融入湖中。如此徜徉多时，稼轩祠果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看完实物和图片展览，我静静地站在辛弃疾立身雕像前。当代画家范曾特别推崇辛弃疾，认为古往今来能与之比列的英雄仅三五个而已，“有苏秦、徐尚之智，有乐毅、齐明之谋，有廉颇、赵奢之威。他身上集中了智略、识见和勇气，凛凛然大丈夫也。”并称稼轩词为“大丈夫之词”。是啊，“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这是何等昂扬激越的大丈夫胸怀！即使孤独，也写得高远辽阔荡气回肠：“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喏，孤独也是大丈夫的孤独、国士的孤独、悲壮的孤独！相比之下，八百五十年后的我们却在辛弃疾的故乡“分享”一个外国作家笔下的《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而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很正常的。毕竟，我们所处的不是烽火连天、山河蒙尘的征战年代，而是轻歌曼舞、花好月圆的和平岁月。较之“挑灯看剑”，较之“吴钩看了”，我们注定更要看男女之间琐碎的情感涟漪。较之落日楼头断鸿声里的大孤独，更要品尝“失去女人的男人们”的小孤独。一句话，较之辛弃

疾，读得更多的是村上春树。幸也罢了不幸也罢，反正这大约是我们的宿命，谁都奈何不得，全然奈何不得。

但不管怎样，稼轩祠给了我一个不大不小的心理冲击。这么着，走进品聚书吧的我实在无法让自己心安理得地进入男人女人这个预定话题，转而谈起翻译。翻译与男女情事无关。也许果真从辛弃疾身上获得了些许男人气，不觉之间，我竟以前所未有的激昂语气对我译出百分之百原汁原味村上作品的批评者反唇相讥，大声告诉并不在场的批评者：在译本中追求百分之百原汁原味，不仅客观上不可能，而且主观上或潜意识里还可能会有仰视外语文本，视对象语为优势语言的自卑心理甚至“自我殖民”心理。不妨这样设想一下，假如对象语是柬埔寨语、老挝语，那么，会有几个批评者像对待英语、法语、德语和日语文本那样要求译者追求所谓百分之百呢？不仅如此，从学术角度看，如果过于执拗地追求“百分之百”，译文本身的价值就被屏蔽了，翻译家的作用和价值就被抹杀了。听听莫言怎么说的就好了：“我不知道英语的福克纳或西班牙语的马尔克斯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翻译成汉语的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是什么感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受到的其实是翻译家的影响。”梁晓声索性断言：翻译家笔下的翻译文体“乃是一种文学语言的再创造，必自成美学品格”。具体到我这个翻译匠，知名学者、北师大王向远教授早在十五年前就果断地给予正面评价：“可以说，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

如此这般，我这只一向忍气吞声的“弱股”终于“牛”了一回，终于气壮如牛地从“原著”这个紧箍咒中冲杀出来。假如没有事先参观稼轩祠，我肯定不至于如此气壮如牛、气冲牛斗。感谢辛弃疾！同时感谢济南那么多热情的读者——即便我如此“牛”，他们（她们）也一动不动地听得那么专注，并时而报以自发的掌声。要求签名的队伍甚至排出门外排了很长很长——到底是辛弃疾故乡的读者！会后有人告诉我济南美女真多啊，我才陡然意识到这次读书会的主题……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

高考结束，又一批高中毕业生在经历过考场的严峻考验之后，面临着大学门前的最后抉择。不久的将来，无数学子将背负行囊离开家乡，踏上求学的旅途，开始一段陌生、新鲜、丰富而又极具挑战的大学生活，那将许多人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自今日起，本版将陆续刊出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先生的“山大记忆”文章，让我们共同体会作者1978-1987年在山东大学数学系度过的那段难忘时光，体会大学的滋味。

—编者

【山大记忆】

一路向北

□蔡天新

1978年10月5日下午，天气晴好。我独自一人搭乘七路公共汽车，离开西子湖畔的六公园，前往杭州城站。之前我已从武林门附近一家叫长征的旅店退房，背着一个单肩包，在湖边游荡了许久。就在两天前，我从台州黄岩翻山越岭，乘坐十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第一次来省城，兄嫂从湖州赶到湖墅南路半道红的杭州汽车站接我，并陪我在西湖玩了一整天。

记得那次我们游览了苏白两堤、三潭印月、孤山、岳庙、玉泉和灵隐寺等名胜，并在寺内大雄宝殿前的照相点拍了一张黑白纪念照。说实话，那次我对西湖并没有特别留意，心里只惦记着北方和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那天上午，哥嫂帮我把行李送到车站托运后，便匆匆赶回了湖州。

因为是第一次坐火车，我提前一个半小时便到了火车站，就像如今人们赶飞机一样。杭州人称老火车站为城站，虽然如今东郊盖起了宏伟气派的高铁车站，城站仍在用，且乘客并未减少，不过主楼早已翻新增高，并有一条宽阔的西湖大道直通湖滨。记得那时候城站的屋顶还是一片黑瓦，只有一层楼、两间候车室。

那会儿候车室里已聚集起一批去外省念书的大学生和送客的亲友团，那时候人们尚遵循“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的古训，只送到车站或月台为止，那一幕景象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认识了一位姓李的校友，比我大一轮，好像还当过兵、结了婚。虽然我们后来交往不多，至今我都记得他的名字和当年的模样。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我手里捏着一张橡皮擦大小的硬纸车票，顺利通过了检票口（那会儿自然没有安检）。从杭州发往北京的120次普通快车停靠在第一站台，七点正，一声哨响，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开动！左侧掠过一片水域，这段千余米长的运河叫贴沙河，其北端隔着环城北路与京杭大运河的末端相接。

驶出杭州城以后，火车飞也似的奔跑起来。之所以想到这个词，是之前语文课本里学过的。其实那会儿列车的平均时速不会超过一百公里。火车经停临平和海宁，接着便是嘉兴。那时候浙江只有三座城市，杭州、宁波和温州。嘉兴是地区行政公署所在，管辖今天的嘉兴和湖州两座地级市，它们直到1983年才分开。

南湖一闪而过。我看见那艘红船已是十年以后，我甚至不曾听说沈曾植和王国维、李叔同和丰子恺、徐志摩和查良镛、李善兰和陈省身。他们均出自嘉兴，后两位数学家恰好相隔了一个世纪。因为地处沪杭之间，嘉兴在晚清和民国年代人才辈出。李同学在隔壁车厢，有一阵子过来串门，他念的是无线电专业。多年以后有一天，我们在杭州相遇，得知他在省科技厅专利处上班。那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从前干过的职业。

到达上海时已经晚上十点多钟，火车停靠了半个多小时。要是以往该歇息了，可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第一大城市。这里曾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的地方，是生产护肤霜和雪花膏、永久和凤凰自行车的地方，也是拥有外滩、南京路、国际饭店、西郊动物园和大光明电影院的地方。

我走下车，在站台上来回走了几趟，看见并不算高的高楼和吐着蒸汽的机车。这注定是个难眠之夜，接下来火车依次停靠了苏南的四座城市，我对江苏这个面积与浙江几乎一样大的省份有了最初的好感。后来我在北方求学期间，利用寒暑假回家逐一游览了这几座城市，当然还有六朝古都南京。大约在凌晨两三点钟，火车驶过了长江大桥。

那时我已趴在小桌子上进入了梦乡，是邻座的吆喝声将我唤醒。“南京长江大桥到了！”这是乏味的中学课本里印象深刻的一课，我当然记得，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在1968年10月1日正式通车。奇怪的是，后来我N次乘火车南来北往，均是在深更半夜经过，似乎永远不让人见到真容，甚至设计师梅贻春也未曾在白天见过它。有一个说法，长江以北就是北方了。不过，地理书上划分南北的界限却是秦岭和淮河，那样的话还需要两个小时。下一站将停靠滁县，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首句便是“环滁皆山也”。

淮河南岸的蚌埠是南北方的分界点，也是安徽第一个设市的地方。我们抵达时，天色已微亮。蚌埠城东二十公里处有一座县治叫凤阳，乃是花鼓戏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淮河的一条支流濠河经此地，岸边有一座庄惠钓鱼台，相传战国时期两位同龄的宋国老乡——道家庄子与名家惠施的“鱼乐之辩”便发生在此。

《庄子》一书里记载了惠施的命题：“直达内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里“大一”指的是无限宇宙，“小一”相当于构成宇宙的原子。惠施和比他稍早的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是最先拥有无穷观念的人，他涉及数学乃至近代数学的精彩言论尚有：“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飞鸟之影未尝动也”，等等。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诗人，随笔和游记作家，毕业于山东大学数学系）